

新義錄

臣

第玖冊



90579

新義錄卷十九目錄

臣類四

漢昭烈帝先輕諸葛武侯之說不足信

曹操孫權皆聘武侯

以取益州責武侯之誤

武侯不諫伐吳論

武侯不知馬謖辨

武侯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正中其病

武侯六出祁山之計

新義錄

卷十九

目錄

一

武侯之不久不因食少事煩

綸巾羽扇非武侯事

武侯事蹟多湮沒

朱子折服武侯

關侯與先主結兄弟之訛

關侯長先主一夢

關侯及張桓侯壽算

關侯入字之僞

關侯秉燭達旦之訛



關侯讀春秋之訛

關侯武功不詳於史

關侯真像與今世所繪者不同

漢壽亭侯不當去漢字

壯繆非美諡

龐統學術不正

周瑜信任龐統

先主曹公離間周瑜

周瑜不及魯肅

新義錄

卷十九

目錄

二

魯肅賢似武侯

曹子建不忘漢

曹子建可稱賢藩

曹子建託酒免禍

荀彧復漢之偽

荀彧諫九錫之偽

李密仕晉以怨望免官

竹林七賢輕蔑禮法之誣

阮籍黨附司馬昭

羊祜黨附賈充

杜預黨附司馬氏

稽紹非忠臣

王導非純臣

周顛遇害爲自取

史誣陶侃

王右軍爲江左第一流人

王右軍高尚係爲王懷祖所激

孟嘉并未呵附桓溫

新義錄

卷十九

目錄

三

陶淵明無僕妾不以家累隨官之誤

陶淵明去彭澤不緣督郵

陶淵明受桓元辟之誣

陶淵明不用宋年號之誤

檀道濟有可誅之罪

新義錄卷十九

安徽太平縣孫壁文

玉堦甫

一字玉堂

臣類四

漢昭烈帝先輕諸葛武侯之說不足信

魏略載劉備屯於樊城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承賓皆去而亮獨留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髦而已耶備知亮非常人也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載亦然裴松之駁之曰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然乖背至是亦可怪也

曹操孫權皆聘武侯

袁了凡曰諺云虬驤慶霄不繼參龍之轡鳳鳴瑤林不屈伶倫之籠其諸葛孔明乎當張昭薦於孫權亮不就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余以權之雄畧豈不能盡亮正亮不樂為權盡耳方高卧南陽時乃心帝室之胄久矣視仲謀席餘威據江東蓋盜而竊者而足枉孔明乎曹操亦遣人招之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一

亮陳不願仕操謝之曰義不使高士辱於污朝也蓋庶知孔明心矣而不殺何也操無容人之量而惡殺士之名故殺禰衡借手於劉表殺孔融借口於鄧慮若殺孔明而口實於天下士操所不敢也及辟司馬懿不就則使人劫之矣操知孔明不得而用又不得而殺懿則可以富貴動威武屈也又自度能用懿而不能孔明故能容孔明之避徵而不能容懿之索價也

嘗疑操招武侯事陳志裴註及杭氏補註皆不載項聞汪仲伊云此了凡誤引抱朴子操所招乃胡孔明非諸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二

葛孔明也不然以武侯之賢操豈有聽之耶愚因考魏志載潁川胡昭字孔明太祖爲司空丞相頗加禮辟昭往應命旣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尙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間里敬而愛之云云

以取益州責武侯之誤

漢昭烈之取益州也葉平巖曰董卓之亂豪傑并起皆以討賊尊漢爲名劉焉乃陰懷異志乘間據有益州造

乘輿殺漢使斷劍閣襲長安此蓋漢之奸賊二袁董卓輩耳璋以孽息闇弱復盜王土昭烈方仗義兵攘羣盜以復漢室此而不誅漢室當何與耶是取之義也程子曰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甯無成矣朱子曰孔明收劉璋祇爲事欲苟成功欲苟就蘇子曰仁義詐力雜用孔明之所以失也又曰孔明遷劉璋失天下忠義之望是取之失義也而不知皆非也夫益州漢之土地也璋與昭烈皆漢裔也謂昭烈可取益而璋不可據益者誠誤也獨以孔明爲苟成爲詐力則大不然或曰此春秋責備賢者之旨也入蜀之時已伏取蜀之計孔明雖不與行未始不與謀也隆中之對會勸跨有荆益矣後又率眾與昭烈共圍成都似難逃其責焉曰孔明非不欲取蜀取之固有其道耳不意士元欲速之心誤之也曰孔明何以不止昭烈之不入蜀又何以不從昭烈而使士元曰孔明固勸之行也曹公已遣鍾繇等向漢中昭烈不行蜀終爲曹公存也入蜀所以存蜀也當是時荊州之謀臣孔明外莫如士元而荊州又英雄必爭之地也雲長兼萬人之勇而短於謀舍孔明孰能爲佐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三

哉及士元死昭烈以孤軍駐敵國始不得不去荊州而向蜀矣然則孔明取之將若何曰入蜀之後厚樹恩德以固根本俟中原有變昭烈則請益州之軍於劉璋以向長安孔明則授荊州之軍於關侯以向宛洛成則分茅胙土璋之子孫世世守之不廢也卽不成而蜀之士民旣已歸心以璋之闇弱勢必推賢讓能之不遑也則又如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而謳歌訟獄之來歸然後領其眾與璋一善地以安之蓋欲憑其險資其富借其人而民而非利其土地者也不然孔明之志顧在偏安哉奈何士元挾欲速之見浸潤旣久而張松之書適敗璋又勅諸將勿得鬪通而昭烈始不得不舉兵矣嗚呼昭烈之舉兵孔明所不及料者也曰昭烈入蜀何以未卽討魯而先樹恩曰合璋之眾始得三萬人無恩德及人而驅人之父兄子弟以圖功仁者不爲也昭烈樹恩德以收人心非藉以取蜀實藉以取天下耳此受孔明之訓而不敢違者也且當劉璋來迎時使納士元之謀襲殺之蜀之士民必不附天下之豪傑必解體而大事去矣故吾謂取蜀之失義士元欲速之心誤之也而孔明不

任咎也曰劉表之喪孔明勸昭烈襲殺其孤而何有於璋曰表臨卒託國於備上備領荊州刺史意在拒曹也琮棄先人之土地覲顏事仇使能討之義孰大焉昭烈不從不免爲仁慈之過耳然在劉表旣不負而謂甘心於璋焉吾亦不信也夫孔明純乎王也士元流於霸也昭烈以王霸雜之也尙論者必有以取余言

武侯不諫伐吳論

朱氏璘曰君臣之道以義合者也合則留不合則去先

主恥關侯之沒急欲報雪奮不顧身孔明卽犯顏強諍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五

亦必不聽不聽則義不可留而無以成其爲漢復讎之志留而不去則始也以道義自處三顧乃出繼也隱忍於去就之間而欲遲回以圖後效難矣且趙雲爲先主素所信任之人其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交不解丕益得自固其詞嚴義正若此而先主猶然不納此孔明所以因有宮之奇之諫而可以爲百里奚之不諫也或曰孔明初說先主攻劉璋荊州可有而先主不聽然則亦當以義引去乎余謂先主不忍攻琮猶是仁人之用心也夫齊宣不忍一牛而孟

子卽欲其擴充之以致王先主不忍背表而孔明遂悻悻然思去之此亦等於小丈夫矣孔明豈出此者故乃或者又以爲當時孔明未必不諫意先主不聽故追思法孝直以示意也不知孝直陰獻取蜀之計驕悍之氣足以強諫卽諍之不從亦不必遽去非若孔明之不諫正所以善全乎君臣之義而終成其爲漢復仇之志也且安知趙雲之所諫非卽受之於孔明者哉

武侯不知馬謖辨

朱氏璘曰街亭之敗由於馬謖孔明上疏自劾曰臣明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六

不知人夫知人則哲古帝難之其亦何必爲孔明辨惟是國志載先主臨終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以爲不然余竊疑之初謖爲越巂太守才識過人孔明深異之先主孔明器識相上下真君臣也乃並不指其所言之事與所過之言而止謂不可大用若出於事後論成敗者況當日先主於永安病篤困始召孔明於成都遺命託孤之外不聞其品評一人何獨於馬謖諄諄耶且孔明之事先主極其謹慎平日無一事任意以行者設果有是命則必詳加審察而誌之何志竟載亮以爲

不然夫獻可替否以將敬也不然之詞一似乎有非薄其君之心矣果其意有不然又何不聞出一言以置辨耶其爲誣罔毀謗不待智者而知之也余故疑之因做張南軒續傳刪其爲後主寫申韓管子等書以爲可疑疑則闕焉可也余於先主之論馬謖亦然

武侯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正中其病

楊升菴曰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耶唐子西曰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智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三國志載孟光問卻正太子情尙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光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耳然則光之見蓋與孔明合而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先主遺詔未云可讀漢書禮記問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聞達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七

矣

武侯六出祁山之訛

俞蔭甫曰或問六出祁山事信否余曰此演義增飾之談也考蜀志諸葛亮傳建興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六年身率諸軍攻祁山馬謖爲張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此一出也是年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此再出也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此三出也九年亮復出祁山糧盡退軍此四出也十二年春亮率大眾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此五出也然則亮自出伐魏止有五次且惟第一次第四次至祁山則六出祁山非事實矣後主傳建興五年春書丞相亮出屯漢中六年春又書亮出攻祁山以亮本傳考之此實一役蓋以五年出六年還也俗傳六出或卽因後主傳分書兩年而致誤耳

武侯之不久不因食少事煩

馮夢楨曰諸葛食少事煩司馬懿聞而喜曰孔明其能

久乎夫周公之論壽也必稱無逸食之少事之煩非所謂無逸乎而顧謂不久以此何其謬也孔明所以不久者天耳天將厭棄劉禪使司馬氏網而收之以孔明不死於甲寅則後主不亡於癸未是故一旦而先奪之當其時使偃仰屈伸响噓呼吸脯醢適口梁肉理生祇足以資後世之笑烏足以延孔明哉人見祁山之師未捷而管中之星已隕以爲孔明致死有由仲達料亮如神矣嗚呼仲達斯言果真耶彼能卜孔明之死於尙生顧疑孔明之生於旣死彼於使者之言卜其將死於百姓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九

之奔告疑其猶生耶旣乃解嘲曰能料生不能料死嗚呼死且不能料而況於生乎奈之何三軍信之萬世信之往往惜孔明自天其天年不知自古英雄豪傑存亡修短皆天有意於其間卽昭烈之興士不輻輳鱗集哉彼其先孔明而死者如士元孝直雲長翼德子龍彼其後孔明而死者如琬如允如禕豈皆食少事煩故耶孔明出師表固已慨人才淪喪幸此身未瘁而孰知天更不愍遺耶蓋其生也天爲劉氏開三分之業其死也不欲其成一統之基孔明之修短劉氏之修短爲之食之

小事之煩又何與焉

綸巾羽扇非武侯事

試律叢話曰諸葛公葛巾羽扇指揮三軍此語始見唐裴啟語林云一說孔明軍中常服綸巾是葛巾爲正文綸巾爲歧說至連用羽扇綸巾四字實始於蘇東坡赤壁懷古詞乃專指周公瑾並不涉諸葛公也

武侯事蹟多湮沒

困學紀聞曰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敢議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云新義錄

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諸葛之多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

朱子折服武侯

朱子論三代後人物荀揚淺不濟事祇有王通韓愈好不全又論本朝人物韓富規模大又龐溫公差細密又小獨論孔明則曰武侯常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乎先王之政矣又論武侯氣象大陸宣公不及則其折服孔明可謂至盡後人每謂朱子譏孔明太麤

岳飛太橫而不攷其說非朱子之說乃朱子門人之說也安得爲定評哉

關侯與先主結兄弟之說

昭烈君也雲長臣也當遇昭烈時帝特一平原相耳猶云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况旣爲帝乎考蜀志關羽傳云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此不過待以親密並非如關西故事諸稗說所謂結義桃園也張飛列傳云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則雲長與益德結爲兄弟尙新義錄

卷十九

臣

士

不誣云按飛字益德俗作翼德誤長子苞早夭非如稗說云云也

關侯長先主一歲

關帝圖志曰先主年六十三後帝五年崩則在章武三年癸卯自後主建興元年逆數至六十三年則在延熹四年辛丑以井磚考之帝生於延熹三年庚子則是帝長先主一歲矣

關侯及張桓侯壽算

元胡琦關帝事蹟云蜀志張桓侯傳帝年長數歲侯以

兄事之其年歲皆脫漏不書余見南宋吳鶴林集有曰
蜀人才有志事功而年皆不永歷數龐統法正馬超桓
侯暨武侯之年而於桓則曰年五十鶴林博學名儒必
有所據以此考之桓侯年五十先主一年卒卽章武
二年歲壬寅也桓侯之生蓋熹平二年癸丑歲關帝圖志曰帝
至涿郡與桓侯同事先主在靈帝末年癸亥據井磚考
之時帝年二十四胡氏云桓侯生於熹平二年癸丑則
自癸丑至癸亥桓侯僅十一歲似不應應自癸丑至壬寅
如斯之幼則帝又不僅六七年之長矣
實五十年先主年六十三後帝五年崩在章武三年癸
卯其生則延熹四年辛丑歲也自辛丑至癸卯實六十
三年推此則帝年可知矣記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帝
長桓侯數歲所謂數歲者不及十年不過六七年之長
耳按裴註帝夢豬鬣足謂子平日吾今年衰矣則帝卒
之年當在六十也

關侯八字之偽

歸田瑣記曰今時以五月十三日爲關帝生日見明會
典亦循舊致祭但子平家推算八字爲四戊午則非也
公死於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元胡琦考之當在六十上
下果戊午僅四十有二年戊午乃光和元年考通鑑目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主

錄是年四月庚午朔五月己卯朔無戊午日且古人始
生祇記年月日不及時故唐李虛中推命猶不以時見
韓昌黎集按井傳載帝生於六月二十四日
子平生於五月十三日亦係僞託

關侯秉燭達旦之訛

謝少連曰秉燭一事僅見於陽節潘氏所云此乃掇拾
稗官氏之說也陳氏裴氏俱所未有余曾持論曹瞞雖
姦不至爲此兒戲鬼計陷人不義且嫂叔不親授受鄉
黨稍知自好者亦知不爲說者乃以此而壯關侯亦淺
甚矣按嫂叔句雖係比
喻仍不免裨官氣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三

關侯讀春秋之訛

梁董林曰蜀志關羽傳並無讀春秋事惟吳志呂蒙傳
裴松之補註引江表傳蒙謂魯肅曰關羽長而好學讀
左傳略皆上口云云則所讀者左傳非春秋也且亦謂
略皆上口而今之頌侯者竟以爲經生矣筠廊偶筆復
稱侯祖諱審以易春秋訓其子孫似侯家世習春秋者
其附會可知矣

關侯武功不詳於史

沈泰灝曰胡應麟悵關帝生平太簡陳壽寥寥數箇真

千古恨事卽如隨先主討黃巾誅董卓俱不詳載又如操下江陵武侯說仲謀首以帝水軍精甲萬人動之并劉琦江夏戰士爲二萬若公瑾所率亦才足三萬耳帝等水陸并進破操赤壁乘勝征降四郡今乃以奇功盡屬之周郎乎帝禽禁極龐沒七軍取襄陽威震華夏操惴惴思避使蒙遜賊計少需月日漢不仍爲漢耶迨不數日蒙卽死權上表臣操操遂肆焉欲爲周文王無復憚矣然不數日操又卽死帝赫赫威靈真能寒萬世亂賊之膽哉

按陳仁錫史品亦函載有雲長遇害不屈一篇不著所自來然亦足見帝之軼事多矣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高

關侯真像與今世所繪者不同

滇南王暹曰京師董仲甫家所藏歷代名臣冊蓋宋宣和本也帝係長目隆準聳顴瀾頰美髭髯面有黑子數點朗若烈星與時所傳者異也

漢壽亭侯不當去漢字

陔餘叢考曰關雲長斬顏良曹操表爲漢壽亭侯見三國志先主卽位時勸進表列名漢壽亭侯關羽新亭侯張飛更可證也漢壽本地名後人誤以漢字屬上但稱壽亭容齋隨筆力辨其非讀書質疑稱漢壽縣在犍爲

史譚費禕被害於漢壽是也然質疑亦未詳考按漢壽縣本有二費禕被害之地在蜀中郭璞爾雅註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此本廣漢葭萌縣建安二十五年蜀先主改名漢壽者今爲四川廣元縣曹操表封關公則在建安五年固無由預立此名續漢郡國志武陵屬縣有漢壽乃漢順帝時改名關公所封蓋卽此地三國吳志有潘濬武陵漢壽人晉書有潘京亦武陵漢壽人是武陵之有漢壽明甚而熊方後漢書年表異姓侯內有壽亭侯關羽其下格註云武陵此尤關公所封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五

漢壽在武陵之明證也

壽亭侯上少一漢字蓋傳寫脫誤

惟劉禹錫有

漢壽亭春望詩自註在荊州刺史治名勝志亦云荊州有漢壽城是曹操表封關羽則似荊州又有一漢壽校漢末武陵郡亦荊州所屬然刺史治所則不在此此蓋後人因關公會鎮荊州而建城築亭以誌遺蹟耳

壯繆非美諡

謹按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四庫館奉 上諭

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諡並非嘉

名按諡法武功不成曰繆蔡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

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爲之定論豈得爲公從前 世祖
章皇帝曾降 諭旨封爲忠義神武大帝以褒揚盛烈
朕復於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靈佑二字用示尊崇夫
以神之義烈忠誠海內咸知敬祀而正史猶存舊諡隱
寓譏評非所以傳信萬世也今當鈔錄四庫全書不可
相沿陋習所有志內關帝之諡應改爲忠義第本傳相
沿已久民間所行必廣難於更易著交武英殿將此旨
刊載傳末用垂永遠其官板及內府陳設書籍並著改
刊此旨一體增入欽此

按蠡勺編又謂 國朝定諡
神武洪北江集所載亦同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夫

龐統學術不正

方正學曰司馬徽以孔明龐統并稱吾竊有疑焉論者
惜統早死故功業不及孔明余謂使統不死終非孔明
比也孔明之學庶乎王道而統之言皆矯詐功利之習
劉璋之迎昭烈或說昭烈就取益州昭烈恐失信於天
下統則請就其來迎而襲殺之昭烈之不卽從所以堅
益州之民服從之志猶有仁者之用心也統獨切切焉
欲奪璋之位其器量尙淺哉

周瑜信任龐統

蜀志龐統傳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司馬徽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後郡命爲功曹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云云據此則當劉表父子牧荊州時統已爲功曹瑜破荊州復爲瑜功曹耳攷荊州先賢傳稱周瑜領南郡以龐士元名重州所信乃逼爲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據此則統爲瑜所信任統故感之瑜卒送其喪至吳設瑜不死統必爲吳臣矣吳不留統而令歸事先主尙得爲知人哉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七

先主曹公離間周瑜

吳志周瑜列傳裴註引江表傳曰劉備之自京還也權追送之大宴會叙別張昭等先出權獨與備留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爲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云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譖之云云

周瑜不及魯肅

考周瑜魯肅優劣吳志載孫權與呂蒙嘗論之而以瑜

後難繼肅有二長一短似肅劣而瑜優史臣亦謂權論
允當竊嘗疑之夫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埽羣桀
新盪荆城仗威東下於時議者莫不疑貳瑜與肅建獨
斷之明出眾人之表遂成赤壁之勛其才固相若也肅
初見吳主卽稱建號帝王以圖天下瑜亦知代劉氏者
必興於東南是用盡敬吳主先執臣節其識亦相同也
無所謂優劣也惟瑜屢請其主圖先主肅則勸其主假
先主以荊州其主因以是爲肅一短則殊不然且夫帝
王之略不尙權謀瑜圖先主亦范增殺沛公之故智耳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文

卽以權謀論旣知先主非久屈爲人用者又豈肯任其
他徙乎當是時先主年已五十矣艱險備歷嘗見髀裏
肉生而下涕又豈爲宮室美女所惑乎倘激而生變先
主以梟雄之資御關張熊虎之將而又得卧龍爲之主
謀荊州據長江上游順流而東取夏口以逼武昌曹公
乘釁令一軍出濡須一軍出廣陵以雪赤壁之恥瑜雖
才智能三面受敵乎吾知其無能爲矣瑜無能爲將使
師辱國喪敗釁之罪與趙貫高漢鼂錯同科尙得爲多
才智耶肅則觀審已深勸以荊州假先主使當西面牽

制曹軍乃得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而吳主卒建帝號傳四君微肅之智不及此而顧以借荊州爲一短不亦慎乎要之周瑜高明人也臨機應猝則優於肅魯肅沈潛人也持重謀遠則優於瑜史臣皆稱爲奇才諒哉

魯肅賢似武侯

嘗論三國人才明帝王之略者武侯外子敬一人而已觀其初見武侯卽與定交後又稱龐士元於先主伏龍鳳雛皆與之親結可不謂賢歟說者謂肅稱龐統以人才爲恤而不以敵國爲嫌尤見古人大公至正之量而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五

不知子敬欲結先主拒曹公以荊州借之以人才與之不以先主爲敵國也後人謂武侯隆中之對定天下三分今以子敬見吳主之言證之其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卽武侯操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之言也其曰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卽武侯跨有荆益之言也其曰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卽武侯保其險阻內修政理之言也其曰建號帝王以圖天下卽武侯命將向宛洛身出秦川霸業可成漢室可興之言也及曹公破走吳主持鞍下馬

相迎日足以顯卿未對日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輓輪徵肅始當顯耳此其胸次豈吳諸臣所能窺耶其後吳主謂呂蒙以子敬借荆州爲一短又諭蒙曰卿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辨外爲大言耳嗟乎使吳主果從子敬言始終與蜀連和復命大將佐關雲長以北討勝則分中原之地退亦可以南面自雄不致稱臣於曹氏所見願不大耶乃卒從呂蒙小人之見襲據荆州而曹氏遂敢篡漢矣假令子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三

敬不死必不與蜀失和吳蜀連和曹氏必不敢篡漢故子敬卒而武侯爲之發哀蓋不獨申朋友之情誠以其死和必不可恃而漢業終不可興也故吾謂子敬之賢似武侯也

何義門謂子敬作軍幾於孔明之法二人故足相友

曹子建不忘漢

日知錄曰陳思王植初封臨菑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文帝恨之

原注魏志蘇則傳

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願者乃

在於興代之懿親其賢於祿將之士勸進之臣遠矣

曹子建可稱賢藩

朱述之曰子建勢處猜嫌患深孤孽後世不知者擬公
讌詩謂公子不及世務誦求試表謂才士好爲大言竊
以文雅比於淮南而無其悖誕好學齒於河間而加以
麗則友愛同於東平而迥遺值之慷慨過於中山而憂
危迫之高謀良策履炭踐冰痛連姬姓之宗聖入孔門
之室言其詩也見詩品武鄉侯援以論才詳文類一武侯取子建之論文中
子歎爲達理矣

曹子建託酒免禍

世每議子建飲酒不節致不得立爲世子愚謂子建爲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三

世子必不篡漢身不篡漢而黃袍已加身矣丕之忌植
實甚於彰然彰遇害而植考終則以其飲酒廢事無能
爲耳故始也託酒而免於篡繼也託酒而免於讒子建
可謂善處變者矣文中子魏相篇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汗其迹可謂遠刑名矣愚意正同

荀彧復漢之僞

翁鳳西曰彧之初見魏武也魏武大悅曰吾之子房是
魏武固以漢高自居而彧之說魏武亦曰昔高祖保關
中光武據河內皆深固根本以制天下兗州亦將軍之
關中河內也又曰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耳此豈純

於爲漢者卽其勸操奉迎獻帝不過曰因此時奉主上
以從民望耳管仲有尊周室之功其實亦挾天子以令
諸侯假大義以強齊國彧蓋欲爲管仲者也惜所事非
桓公耳及代漢之勢已成始阻九錫之議以爲君子愛
人以德譬猶教猱升木爲虎添翼而後制之豈可及哉
荀彧諫九錫之僞

宋景文筆記曰荀彧之於曹操本許以天下及議者欲
九錫彧未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己耳操不悟遽殺之
然則天奪其爽以誅彧甯不信乎此論太刻彧諫九錫
乃其天良之不昧耳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三

李密仕晉以怨望免官

袁了凡曰始余讀陳情表妄意李密能奉祖母又故嘗
事蜀不肯奪其志蓋忠孝之道備焉獨嫌其少事僞朝
之語爲遜言之過耳及讀孝友傳乃知密不久卽事晉
嘗以才能怨不得內轉後拜漢中太守賜餞東堂奉詔
賦詩末章有官無中人不如歸田之句武帝忿之免官
卒於家然則密之猖忿躁競乃如此

竹林七賢輕蔑禮法之誣

丁南湖曰史譏七賢輕蔑禮法遺落世事特會飲竹林

時則然耳若乃地非竹林時非飲會則其執法而慎世
事者不少也嘗觀山濤竭事母之孝守廉官之節阮籍
辭曹爽之召卻晉武之婚嵇康悟養生之道絕選部之
舉此皆名教之所係不可概以醉客忽之也阮咸向秀
劉伶雖無足錄而當魏晉篡亂之日皆託飲以自全不
失爲智士獨怪王戎之好利而顧亦稱放達焉謬哉

阮籍黨附司馬昭

書日提要論郭倫晉記云阮籍雖未仕晉然勸進一牋
本集具載此其意存黨篡百喙無詞自當以徐昂發畏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三

壘筆記所論爲是載之晉史所以誅心乃附之阮咸傳
中俾與陶潛稱一例非至公也

羊祜黨附賈充

十七史商榷曰觀賈充傳出鎮關中自以失職憂慮
荀勗旣爲畫策留之而羊祜亦密啟留充祜一時名德
而黨惡乃爾急功名之士非道德中人貌爲方雅豈真

君子

愚按司馬師妻爲祜女兄昭弒高貴鄉公立陳留
王祜賜爵關內侯炎篡魏祜爲佐命之勳皆失
節大者陸抗謂祜可比樂毅孔明夫樂毅復燕孔明
輔其倫但其德量若彼而失節若此殊可惜也

杜預黨附司馬氏

焦理堂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且揚其詞而暢行之與孟子之說大悖預爲司馬懿壻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

嵇紹非忠臣

俞甯世曰嵇紹之父康王裒之父儀皆無罪而爲司馬昭所殺其後王裒終身不仕紹仕晉爲侍中死於蕩陰之難論者以孝許裒而以忠許紹余竊以爲不然也夫死事之謂忠爲君死之非爲仇死之也召忽死子糾君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書

子曰小諒子路死孔悝君子曰傷勇謂其名不正而義不當死也夫名不正則義不當死況篡竊之賊而又益以父之仇乎康也儀也魏之臣也司馬氏篡魏者也旣殺吾父又篡吾君是不特父之仇而亦君之仇也而忘君父之仇而仕於其國又從而死之何不忠於魏而獨忠於晉乎司馬氏之殺康與儀也以除朝望而樹腹心也彼將篡魏而此二人者傲直而不肯臣也故因事誅之使二人不死而見其篡必將舉兵以討之矣其肯使其子仕之乎而又從而死於其難乎張良五世相韓爲

韓報仇綱目書曰韓人忠也使良仕秦而死於望夷之禍其得爲忠乎陶潛自謂晉臣不仕宋綱目書曰晉處士忠也使潛仕宋而死於營陽之禍其得爲忠乎張承業勸莊宗起兵志復唐祚綱目書曰唐監軍使忠也使承業勸莊宗篡唐而身死於伶官之禍其得爲忠乎是故晉不篡魏康雖死紹不仕可也仕亦可也何也君臣之義無可逃不得以其殺吾父而仇之也晉篡魏康雖不死而紹終不可仕也何也君之仇猶父之仇也然則王哀忠矣何止於孝紹不孝矣焉得忠審如是紹固不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五

當死乎曰君子任其位則死其官烏得而不死紹之失在於仕也不在於死也忘君父之仇而仕於其國則雖死不得爲忠充義之盡也若忘君父之仇而仕於其國及乎有難又委而去之此又不忠不孝之大者也

王導非純臣

楊升庵曰王導非純臣也世徒見晉明帝以大義滅親褒之而實不然逆機弑械之萌蓋非朝夕導不能先啟元帝潛爲之備及敦至石頭又不聞有正言規之而依違其間坐觀成敗并受其司徒之擢此豈得爲純臣乎

敦之兇獮勢已無可奈何導又在帝左右而王氏子弟
布滿中外帝恐導攜心內應故舉春秋大義滅親之言
實以安導心而散敦黨也夫大義滅親石碯是也碯子
從亂碯手誅之謂之滅親可也導之於敦而謂之滅親
是欺天下後世矣敦之叛也元帝下詔云敢有捨王敦
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既死導貽王含書猶
云近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故違明詔而
特伸私情此非敦反乃導反也導銜周伯仁敦既得志
欲以周爲三司令僕問導不答乃曰若不爾正應誅導
又無言遂殺周夫敦之用周欲使助己爲亂耳導當正
言爵在朝廷非臣下所得專賞及言應誅導當正言刑
在朝廷非臣下所得專罰可也然導豈智不出此哉假
賊手以戕忠臣其心不止報私怨而已使敦謀事成則
導能如朱全昱乎能如司馬孚乎吾知其不能也君尊
臣卑如天高地下成帝幸導宅嘗拜導妻曾氏而導偃
然受之不辭及侍中孔坦密表不宜導聞之而怒夫濱
危亡之中而不失君臣之禮此趙襄子之所以賞周舍
也導知君臣之義曾不如周舍乎其免於春秋無將之

誅幸脫漢代博陸之禍者由江左之政不綱而王氏族黨太盛故也又曰蘇峻之反導棄帝先出奔及陶侃平峻導入城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郭默叛導懼勸帝大赦首以默爲西中郎將自以爲遵養時晦侃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導在江東當三大難而狼狽如此晉書傳論乃比之管仲孔明不亦誤乎

疑耀曰周札都督石頭軍事王敦攻石頭札開門應敦以爲會稽內史及錢鳳譖札敦襲札於會稽札率兵拒敦兵散而死後札故吏詣闕訟寃宜加贈諡卞壺郝鑑均議不宜王導數爲申復當與周顛戴若思同列朝廷竟從導議又有周撫者爲敦從事中郎從敦反敦敗撫亡入西陽蠻中後因詔原敦撫詣闕請罪詔禁錮之而導乃用爲從事中郎觀此兩事導之黨惡如此罪可勝誅乎

周顛遇害爲自取

袁了凡曰胡致堂謂當茂宏懇懇之時顛若對曰此蓋非愚所敢任上禮貌大臣忠邪自當有別如此旣無市恩之嫌亦無失言之禍其所以教伯仁者良善然當其

時導爲反者族天子方蓄疑於鬼車顛無意於教導則已救之則不得不晦其迹不然且以爲求而應之是徒益天子之疑而無救於導也要之顛救人於危疑之中故其術益深導望人於迫切之際故其怨特至此導所以生顛所以殺然負則在導矣

方時舉曰方導求救時顛未知帝意云何不顧宜也及入見帝申救帝已許之矣顛當宣布恩威委曲慰諭以安諸王之心以孤賊敦之黨豈惟保身亦以定亂策之上也奈何顧左右出殺賊奴取金印之語則導安得不疑之哉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美

史誣陶侃

袁了凡曰晉史載蘇峻之亂陶侃赴難晝夜兼行則謂以不與顧命爲恨屢說不回之事非也峻平奏卜惇據眾不赴又不給軍糧請付廷尉則謂嶠軍乏食求米怒欲西歸之事非也晚年以盈滿自懼屢欲告老則謂據上流擁強兵有窺伺之志非也此據史所書以證史之誣其矛盾如此毋亦庾亮自羞失策又不肯誄服侃侃後嗣衰落而庾氏世秉朝政疑史氏因而加誣也

王厚齋曰

折翼之誣元規以筆札囑王隱隱與杜延業共爲之也
張萱亦謂士行果有此夢而懷異志人安得而知之其
說不攻
自破

王右軍爲江左第一流人

困學紀聞曰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
不以廢愚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內外協和
然後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其
遺謝萬書謂隨事行藏與士卒同甘苦謂謝安虛談廢
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廟江左第
一流也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矣

胡致堂亦謂
逸少議論不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完

多見然皆有補於當時後世顧推爲翰墨之宗晉史系
傳專美此事藝成而下足以掩德故君子慎所尚也

王右軍高尚係爲王懷祖所激

艮齋雜說曰王右軍出處甚高要爲王懷祖所激成耳
本傳王述與羲之齊名羲之甚輕之述先爲會稽以母
喪居郡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
之當候已輒洒掃待之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
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
別而去此報施之常曲先在羲之矣及羲之恥爲述下
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

笑內懷憤恨後述檢察會稽主者疲於簡對義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不出其悻悻之象小之乎爲丈夫也其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以身之降辱歸罪於子已屬可嗔要其功名之念甚重而生平恩怨未能遣之於懷晚年高尚或勉強而行之亦賢者之累也

孟嘉并未阿附桓溫

史見曰孟嘉初爲庾亮從事後乃參桓溫軍亦未見有阿附桓溫事考其生平與王子猷支頤看西山無異乃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辛

郗超不附溫傳而附嘉於溫傳何耶東坡雜說桓溫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哉蓋謂嘉亦謝安之儔也特遇與不遇建立相懸耳

謂嘉爲謝安之儔譽之太過錢竹汀謂當改嘉於文苑傳庶乎得之

陶淵明無僕妾不以家累隨官之誤

袁了凡曰昭明太子作陶潛傳云潛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而繼又云公田悉令種秫妻子固請種秫家累既不自隨胡爲有妻子之請又稱平居無僕妾而先生五子乃皆異出與子儼等書有爾等雖不同生當思四

海皆兄弟之語先生妻翟耕媿至於偕老胡所出異母
哉

陶淵明去彭澤不緣督郵

容齋五筆曰晉書及南史陶潛傳皆以潛去彭澤緣督
郵事又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案陶集載此辭有序曰余
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彭澤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
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
雖切違己交病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
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在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三

官八十餘日觀其語意乃以妹喪而去不緣督郵所謂
矯勵違己之說必有所屬不欲盡言之耳詞中正喜還
家之樂略不及武昌自可見也

陶淵明受桓元辟之誣

惔子居曰直齋書錄解題載蜀本靖節先生集有吳斗
南年譜一卷張季長辨正一卷今坊間本止存年譜一
卷而已疏謬甚多而最悖理不可不辨者則以先生爲
受桓元之辟此先生出處大節豈可誣之按昭明太子
序曰素愛其文不能釋手故加摻校粗爲區目是先生

之詩並無先後次第也斗南見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一章在庚子自都還阻風規林辛丑赴假江陵夜行塗口二詩之前意先生庚子辛丑起官可謂固矣又意其時桓元方當事乃以鎮軍歸之而桓元傳並未爲鎮軍將軍遂意殺殷仲堪後代其任不知仲堪傳止進冠軍又辭不受並未加鎮軍也是曲折求通而終於不可通也况戊戌七月桓元反陷江州己亥十月桓元反陷江陵皆在庚子辛丑前庚子三月加督八州辛丑十一月桓偉鎮夏口明年桓元大敗王師遂入建康豈先生而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三

爲之參佐以獎逆哉此必無之事也然則庚子先生至都何耶曰先生飲酒詩言遠遊言飢驅言營一飽則非仕事矣其言阻中途卽阻風規林事也是先生以遠遊至都耳乃瞭然者也先生辛丑赴假江陵何耶曰先生本傳曰州召主簿不就先生旣抱羸疾召主簿必以疾乞假至滿則赴之而終以疾辭故本詩言投冠言不縈好爵是也先生江州人州召主簿應赴江州而赴江陵者是時桓元領江州刺史駐南郡是先生以辭主簿至江陵耳亦瞭然者也合前後觀之先生不汙於元可信

矣而斗南於千餘載之後誣之誠何心哉是故先生爲
鎮軍參軍當以文選李善註元興三年甲辰參劉裕軍
爲是裕建義旗先生從之故自題始作蓋幸之也其經
曲阿則裕本始事丹徒當更有收集之事耳庚子辛丑
先生未仕則辛丑遊斜川癸卯懷古田舍二詩俱可通
不必如斗南改辛丑爲辛酉改癸卯爲辛卯矣宋人讀
書好武斷斗南至改年歲以就之可謂怪誕之甚者矣
季長辨正不知所見同異何如也

陶淵明不用宋年號之誤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三

宋潛溪曰人皆云淵明不用宋年號故編詩但書甲子
此誤也自宋書及南史暨五臣文選註皆有是說秦少游亦信之阿詩中凡十題甲

子皆是晉未亡時始庚子迄丙辰凡十七年最後丙辰安帝尙存瑯

琊王未立安得棄晉家年號乎其自題甲子者猶之今

人編年纂詩初無意見按謝靈運山謂劉裕自庚子得政後晉室大權盡歸相府淵明自

庚子後卽題甲子者蓋逆知未流必至於此也此說似亦附會

檀道濟有可誅之罪

丁南湖曰道濟怒宋收戮卽其立功前朝則怒之誠是
矣獨不念少帝之廢弒嘗與徐羨之傅亮謝晦同謀乎

彼三人既就戮矣豈獨容幸免乎當時雖以脇從爲辭
然人臣無將將且誅之況弑君之賊而可以分首從乎
故道濟之戮於三人之後蓋宋法之不立也道濟乃以
見收而怒宋豈非其驕矜罔上之心至死不悟耶

新義錄

卷十九

臣

壽

新義錄卷二十目錄

臣類五

房杜非良相

裴寂非太監

王魏不死隱太子之非

魏徵直諫之僞

俾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之誤

李衛公告獄之誣

褚遂良譖殺劉洎之誣

新義錄

卷二十

目錄

徐敬業覲金陵王氣之誣

裴行儉知人之謬

陳子昂有文無行

狄仁傑邀天幸

狄仁傑并未匡復唐室

朱子不取狄仁傑

狄仁傑擠婁師德之誣

狄仁傑寡學兼有錢癖之誣

張說證魏元忠不謀反之失

姚宋不當並稱

宋廣平有好諧謔之說

宋廣平好聲色之誣

蕭穎士有才畧志節

韓荊州無所表見

李白非山東隴西人

李白救郭子儀之事未足信

李白從永王璘非逆

李白從永王璘可議

新義錄

卷二十

目錄

張巡許遠無殺妾殺奴事

睢陽殉節尙有姚閻

郭子儀與李光弼不合

郭子儀二十四考中書之疑

郭子儀窮奢極欲有深意

李鄴侯功業不真

李鄴侯好言神仙之誣

韋臯非純臣

史誣杜黃裳

裴晉公不討弑君之賊

李德裕聞命驚喜之誣

牛李立黨非李德裕牛僧孺

李義山有風節

皮日休無陷賊事

韓偓爲唐末完人

李後主之死由於徐鉉

王伯厚詆杜荀鶴太過

以下補

張承業不忠於唐

新義錄

卷二十

目錄

三

雷萬春爲巫山縣人

李義山有風節

牛李立黨非李德裕牛僧孺

李德裕聞命驚喜之誣

裴晉公不討弑君之賊

新義錄卷二十

安徽太平縣孫璧文玉塘甫

一字玉堂

臣類五

房杜非良相

史稱房元齡善謀杜如晦長於斷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竊謂房杜濟時之相耳要其所謀所斷者亦不過陰謀祕計未聞事君之大道也古之良臣陳一謀斷一事務引其君以當道而已委曲牽就陷君於不義雖功業高於邱山聲稱垂於竹帛古人不爲也觀秦王殺太子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一

齊王事不能不責備房杜矣夫秦王取天下以奉高祖唐之天下秦王之天下也高祖欲立秦王爲太子其意自正當是時如有善謀善斷之臣當勸秦王不必讓太子旣立又當勸秦王不必爭卽謂太子欲害秦王矣亦當勸秦王曲盡弟道如舜之格象上也解兵柄散僚屬退居藩服使太子不疑次也卽不然絜身遠引而不預其謀又其次也乃秦王恐太子害己召房杜二人以方士服入夜計事於是乎殺太子及齊王矣高祖震驚遂立秦王爲太子以天下歸秦王矣使太宗賢主爲不孝

不弟之罪人誰爲之謀耶誰爲之斷耶說者猶以周公誅管蔡爲比夫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則誅之太子與齊王欲害秦王非得罪於天下其罪與象等不與管蔡等也則殺之者己之私耳豈周公之心乎考元齡初仕隋爲羽騎尉如晦亦仕隋補滏陽事二姓矣此謂身不脩元齡子遺愛以與公主謀反誅如晦子荷以與太子謀反誅此謂家不齊夫如是安見其能治國平天下乎吾故曰房杜濟時之相耳未聞事君之大道也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二

裴寂非太監

裴寂爲隋晉陽宮副監嘗以宮人侍唐公唐公爲天子呼爲裴監而不名明張世則貂璫史鑑遂引寂以宮人私侍事而以寂爲宦官今人尙沿其誤而不之攷余案新舊唐書寂本傳寂年十四補郡主簿及長調左親衛大業中爲齊州司戶參軍歷侍御史晉陽宮副監唐公卽位拜尙書右僕射武德四年聘其女爲趙王元景妃遷左僕射九年冊拜司空貞觀初太宗親郊命寂與長孫无忌升金輅及卒贈相州刺史工部尙書河東郡公

子律師尚臨海長公主太宗妹也子爲帝壻女爲王妃此可謂爲宦者耶郊天何如事太宗何如主而肯引宦者與之同祀耶若以裴監之名而信之將所謂苟監崧孫監盛庾監亮賀監知章皆爲宦者矣攷隋書百官志行宮所在皆立總監以司之又云同州總監副監各一人唐書高祖紀高祖留守太原領晉陽宮監而所善客裴寂爲副監皆官名非太監也不然高祖亦領宮監矣豈亦爲宦者耶

王魏不死隱太子之非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三

俞甯世曰建成之禍王魏不死其難尹氏曰君臣之分未定也王魏臣高祖不臣建成於義不當死余謂不然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亡之太子之死以謀殺秦王而爲之謀主者王魏也彼王魏者君臣之分未定耶不宜黨太子而謀秦王君臣之分已定耶不宜事秦王而背太子彼於二者將何居也高祖之使王魏輔太子也固欲其教之以孝友也訓之以退讓也非欲其導之以爭奪而因以斃之也使太子而當立也不必有功使太子不當立也雖爭何益爲王魏者

惟以立子以長之說諫高祖則太子安矣惟以功成不
居之說勸太宗則太子安矣惟以伯夷太伯之高義告
太子則太子安矣奈之何道之爭且奪也夫爭且奪之
不得而至於死則王魏之當死也明矣古人云死者復
生生者不愧吾非謂王魏之必當死也以謀之不臧使
太子因王魏而死則王魏亦當以死報太子固不得苟
且隱忍求活以自逃其死也

邵二泉曰或問王魏不死建成難而從太宗君子以爲
害於義然歟曰不然王魏奉高祖之命而爲建成之輔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四

建成固不得而臣也王魏何從而爲之死哉曰其事太
宗可乎曰不可王魏義當死者也何也以建成之難雖
不當死以高祖之命則不可不死也曲禮曰國君死社
稷大夫死眾士死制受命而輔太子其爲制也尤重安
危榮辱死生以之今有人焉殺其所輔而奪之位而忽
然莫之省則何以復君命矣且太宗以弟殺兄以藩王
殺太子是有無君無親之心比於篡弑特一間耳王魏
於此盡力致討死而後已焉可也故王魏雖不當死建
成之難而不可不死於高祖之命也如之何其事太宗

也曰死建成則不死死高祖則死死有異乎曰死非異處死爲異均一死也此是彼非義則然耳故王魏之不死固天理人心之所不與也然以建成而責其君臣之義則彼猶得以辭其責以高祖之命責之九原可作吾知其百喙不能爲辭矣

魏徵直諫之僞

袁簡齋曰魏徵者才智士也非賢臣也徵以諫得名而所諫不得與古諫臣比古之諫臣婉諫與直諫不同愛賞與受誅又不同要在問其心而已其心純雖好貨好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五

色孟子親勸其君而爲君子其心雜雖攻擊上身谷永日諫其君而爲小人魏徵之諫魏徵之心何如乎太宗銳意太平頗事粉飾名言儻論史不絕書縱囚吞蝗之事靡所不爲其不肯殺諫臣以自累也明矣當其諫也太宗有故縱魏徵之心魏徵有挾制太宗之意太宗示其意以引誘徵而博納諫之名徵反其迹以迎合太宗而彰能諫之直是君臣之交相籠絡以成名也曷足貴也使太宗有納諫之實徵有忠諫之心則太宗不應貳過徵諫而不聽亦當去矣何君臣之喋喋不憚煩乎徵

臨卒以諫草付史官太宗大怒踏其碑停其子之尙主
蓋至此而君臣爭名之心彼此露矣不然諫草何與乎
史官而付諫草又何損於太宗哉太宗引徵望昭陵曰
臣以爲獻陵耳太宗臂鶴徵奏事故遲鶴死懷中夫魏
徵者直臣也果人主不當念亡后玩禽鳥諫可也何必
佯爲不知而刻薄其趣不可施於友者而竟施於君以
爲不如此不足以動人之傳聞是許太宗以取名也太
宗納元吉妃殺張蘊古盧祖尙較望陵臂鶴二事過孰
重焉而徵旣無諫章又不去位其故何哉蓋徵固才智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六

士也知其說之可以行卽不行亦無害則諫知其說之
必不能行而又犯上之所忌則不諫其事太子建成時
屢勸殺太宗建成不能用夫高祖之天下太宗之天下
也以徵之才智豈不知以吳太伯勸建成而忍爲此羽
父華督之計者徵蓋深知建成昏暴不可以正言諫故
也其諫太宗之心卽其諫建成之心而已矣徵曾爲李
密官爲竇建德官再爲建成官終乃爲太宗官女之四
醮而以克家稱者也諡之曰貞愧矣

縱橫故老蘇諫論謂徵以蘇張之辯
而爲諫諍之術蓋其學本不醜也

按舊書徵傳云見
天下漸亂尤屬意

俾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之誤

胡致堂曰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未有優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徵言之過於分矣不若曰臣願爲稷契皋陶諫行言聽不願如龍逢比干身誅國亡如此自足以警帝之意矣夫稷契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後世事君者柔和獻納不敢疆諫則曰吾願爲稷契皋陶苟有犯顏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以桀紂待吾君而欲爲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啟之也

袁了凡曰俾者言爲上之所使蓋責望其君之厚也若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七

後世不願爲忠臣則自不肯爲忠臣故避桀紂其君之嫌而以堯舜諛其上且欲蓋其承迎之迹是奸佞之尤者也

李衛公告獄之誣

朱竹垞曰王侯將相時至則居之雖豪傑之士不能預信於平日也世傳李衛公未遇爲文告西嶽神意在取天下次則擇主而仕若徵時預以帝王自許者然考之史衛公初仕隋爲殿內直長尋爲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衛公察其非常志乃自鎖上急變新舊唐書所載略

同可謂不知天命之尤者觀此并知此亦安得於未遇髡客傳之偽時逆知爲唐佐命出入將相乎其事雖見李肇國史補而告文不知何人僞作昧者從而刻之石宜歐陽趙氏諸錄皆無之也

褚遂良譖殺劉洎之誣

唐史論斷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遂良之譖也然伐遼之行洎有誅大臣之對矣及太宗不豫劉洎初無是語也或譖洎言輔幼主行伊霍故事遂良不應以此

譖之蓋褚遂良後諫廢立被譴奸人從而譖之故洎子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八

誅寃李義府助之遂良譖洎之言當出於此又貞觀實錄敬播所修號爲詳正許敬宗頗以愛增改易舊文則遂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乎

徐敬業覷金陵王氣之誣

汪容甫曰武氏淫虐人倫道盡臨朝稱制唐祚將傾其有控引江淮奉辭討賊功雖不成其所披洩亦足伸大義於天下則徐敬業舉兵匡復殺身亡宗以酬國恩也且夫武氏之立勳實贊之敬業旣心在王室又以蓋前人之愆忠孝存焉大興朱侍郎曰敬業不直趨洛陽而

顧金陵王氣固忠臣歟曰兵者凶器當唐全盛之時武氏積威所劫海內莫不聽命敬業舉烏合之眾起而與之抗故欲埽定江表厚集其力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發謀之始義形於色握兵日淺未有不臣之迹安可逆料其心而備責之哉春秋賢反經禮毋測未至推斯義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裴行儉知人之謬

沈歸愚曰唐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子當時以文藝稱而裴行儉則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四子浮躁淺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九

露非享爵祿之器也後皆如行儉言史氏因許之爲知人夫成材之謂器明理之謂識四子文藝有餘而器識不足行儉譏之是也然彼所譏者在王楊盧駱而所推獎者乃在王勃蘇味道二人則不知人實甚聞之苟卿曰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其人君子矣雖甘藜藿被襤褐至不幸遭短折以死極人世之酷罰猶之吉也其人小人矣雖享鼎鐘衣文繡至幸邀秀眉之上壽極人世之顯榮猶之凶也乃行儉之持論將以四子之終身抑鬱不遇而死謂不如王勃蘇味道之代掌銓衡壽考

令終乎果爾則將黔婁之貧不如慶封之富也曾閔之不得位不如魯三家晉六卿之貴也顏子之早夭不如盜跖之日殺不辜而竟以壽終也其持論無乃卑甚且卽以四子與二人校之四子亦不幸而不遇耳彼王楊盧三子祇以文采表見於時若駱賓王之佐敬業討武氏事雖不成其忠義之氣有耿耿不可磨滅者矣以視王勳之漫無可否蘇味道之模稜兩端諂事武氏至賀三月雪爲瑞雪者其人品高下何如乃行儉於四子則譏之於二人則避之其後并欲託以弱息藉以蔭庇是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十

俗情之尤鄙者也而史氏概許之何哉

陳子昂有文無行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陳拾遺集十卷唐陳子昂撰韓愈詩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亦謂張說工著述張九齡善比興兼備者子昂而已推崇可謂極至然子昂嘗上書武后請興明堂太學宋祁新唐書傳贊以爲薦圭璧於房闈以脂澤汙漫之其文今載集中王士禎香祖筆記又舉其大周受命頌四章進表一篇請追尊上太原王帝號表一篇以爲視劇秦美新殆又過之其

下筆時不復知世有節義廉恥事今亦載集中

校王船山謂子

昂非但文士使其得君亦可以爲社稷臣也如論開間道擊吐蕃旣經國之遠猷且當武氏戕殺諸王凶饒方烈之日請撫慰宗室使居自安樓其愆怒而不畏又陳酷吏濫殺之惡求爲伸理皆能言天下所不敢言者

狄仁傑邀天幸

藍玉霖曰仁傑心乎唐者也忍辱事武氏君子諒之謂機深謀長欲成匡復之功有不得不然爾人臣之義苟利國家無所不可向令仁傑潔身以去亦自爲謀則忠於唐祚究何補焉隨流合汙從容歲月使老嫗不疑羣宵不忌然後房州帝子得有反正之日蓋用心苦矣然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七

行權而濟亦邀天幸倘仁傑年六十八告終

卒年七十一年何

以自白於天下

狄仁傑卒後五年張柬之等始舉兵復唐

狄仁傑并未匡復唐室

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曰武氏之罪浮於呂氏蓋武氏革命而呂氏未革命也爲當世之臣者不能爲徐敬業之討賊則惟有棄冠服而逃耳如狄仁傑一再相彼盡心乃事而後世反以復唐之功歸之是皆託於明哲保身寬柔以教之論而未終讀夫子至死不變之語是非倒置莫甚於此余故表而正之又 御批來俊臣羅告

仁傑等謀反事云仁傑不承則死於拷掠之對明是貧生論者以爲留其身以復唐祚然終仁傑之世唐祚何嘗復哉雖云善善從長未免阿其所好又御批帝還東都云姑姪母子之喻李昭德則已陳之矣綱目於仁傑津津言之且以薦張柬之爲復唐張本然柬之被薦時年幾八十使不及相而死事當奈何又御批婁師德卒曰仁傑歎帥德足見恩怨分明未忘芥蒂蓋當時有名者莫如仁傑不惟師德稱賢卽後世讀書無識者孰不以仁傑爲賢乎余少時亦有仁傑非感知己之深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乃服其韜斂且以復唐自任之論今以武氏始終奪唐祚及仁傑不能匡復觀之未免失言所謂爲學之道當日知其所不足亦猶蒼說之意也矣又御批周同平章事狄仁傑卒云論已著前茲不復綴故易綱目書法以爲爲人臣而事二姓者戒按仁傑事武氏十七年入僞周十一年

朱子不取狄仁傑

方存之曰與吳竹如先生言武氏未改唐爲周猶可以爲國母旣改唐爲周立武氏廟稱皇帝則篡賊也臣子之義當以春秋絕文姜之義絕之卽不能興討賊之師

斷不當仕於其朝竹如先生曰朱子綱日本書狄仁傑
死門人疑之朱子曰吾例已定不能變也今書唐恐是
門人改之香祖筆記唐武后游石淙倡和詩首御製自
皇太后以下和者十六人相王之後次武三
思狄仁傑張易之張昌宗李嶠蘇味道姚元崇薛曜書
竊謂狄公如此等事皆與佞幸小人偕豈有節義者所
肯爲哉又按公在河南奏焚淫祠是年武氏立崇先廟
作天堂受寶圖大饗萬象神宮皆淫祀之尤何不救止
狄仁傑擠婁師德之誣

黃之紀曰婁師德常薦狄仁傑同列輔政仁傑不知數
擠婁令外使后覺之以婁奏示仁傑仁傑大慙曰婁公
盛德我爲所容不逮遠矣仁傑素稱知人婁公盛德必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三

待后出奏而後知之尙得謂爲知人歟且狄公在位常
以進賢爲務卒以所薦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光
復中興前達有婁公在而數擠之令外使豈狄公能拔
人於未遇之前而復忌人於名成之後乎此不可信也
婁公總邊要三十年方重有度與敵戰白水澗八遇九
克或者婁公威德外夷感服有不得不令外出者而非
擠之也后疑其擠而出奏以示此蓋以婦人之腹度賢
者之心狄公賢者安得有此讀史者不可以不辨

狄仁傑寡學兼有錢癖之誣

唐張鷟朝野僉載旣稱仁傑箴規切諫有古人之風勇
伐淫祠有烈士之操心神耿直澗而不淄膽氣堅剛明
而能斷云云又謂粗覽經史薄閑文筆似諷其未學考
唐書仁傑本傳爲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仁傑誦
書不置以舉明經起家其諫發兵戍疏勒四鎮及請赦
河北被脇百姓等疏皆詳明剴切有西漢風其毀吳興
項王廟檄文尤足奪拔山之氣非尋常文士僅工詞章
者所可倫比僉載又謂仁傑晚途錢癖和嶠之徒此則
新舊唐書及唐人小說皆不載且以梁公清德決不出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直

此攷桂林風土記載鷟在開元中姚崇誣其奉使江南
受遺賜死其子上表請代滅死流嶺南豈其誣梁公之
報歟

張說證魏元忠不謀反之失

俞甯世日逆惡甚死而忠美過生含冤而歿忍垢而存
存之樂不如歿之樂也不虞而譽求全而毀譽之榮不
如毀之榮也魏元忠折張昌宗其所長也唐臣仕周其
所短也是元忠所長者細行所短者大節也昌宗怨之
誣其欲挾太子反是將誣之爲罪案實加之以美名也

爲元忠計爲愛元忠者計與其辨而生生而逆孰若伏而死死而忠乃昌宗將置之於死元忠苟全其生則是人強加以忠而已自居於逆也張說將誣其有宋璟劉知幾勸之辨其無則是惡之者欲其忠而死而愛之者欲其逆而生也人知反爲逆不知反爲忠人知不反而生生而樂不知反而死死而榮魏元忠過矣張說過矣宋璟過矣劉知幾過矣元忠何過仕武氏過挾太子非過張說何過黨昌宗過證元忠非過宋璟何過救元忠之死而敗元忠之名劉知幾何過以誣爲非不以反爲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五

正故曰是非不明取舍違逆順不辨賢否別

姚宋不當並稱

高沙夏氏曰開元賢相以姚宋並稱此就當國功名言之耳其實不同也姚公流削積案不愧救時之相然多用權譎若廣平則大節凜然不畏強禦非獨停頌碑抑美號裁后父之葬制誠奉天之虛文卓卓有可稱述也觀其待王毛仲屈張昌宗皆以專主之寵挾內奧之援而治之曾不少挫曾謂崇而能之乎故論宋公品節宜以張曲江作配不當與姚公比也

宋廣平有好諧謔之說

宋廣平正色立朝始終如一說者謂梅花一賦饒有風致不類其爲人今考顏魯公所書宋廣平碑側稱公雅好諧謔不事矜莊安西都護趙含章賄事發覺簿上獨無公名公奏曰趙賄偶不及臣門非不受也此事唐書本傳所不載

宋廣平好聲色之誣

香祖筆記曰世謂宋廣平鐵心石腸而賦梅花殊不類其爲人余按南卓羯鼓錄云宋開府雖耿介亦深好色樂尤善羯鼓常與明皇論故事曰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云云大類教坊樂人語廣平豈宜有此

蕭穎士有才畧志節

書曰提要曰蕭茂挺文集一卷唐蕭穎士撰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天寶時爲集賢校理忤李林甫調廣陵參軍韋述薦爲史館待制又忤林甫免嘗作伐櫻桃賦以刺林甫當祿山寵盛之時又嘗與柳并策其必反旣而言驗乃詣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獻策守禦納言不能用祿山別將攻南陽山南節度使源洸欲遁穎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六

士力持之乃堅意拒賊永王璘嘗召之不起而與宰相
崔圓書請先防江淮之亂旣而劉展又果叛其才畧志
節皆過於人不但如晁氏之所云文章根柢固不僅在
學問之博奧也

按穎士文章與李華齊名李邕一代宿望而進芝草表假手穎士其推挹可知

韓荊州無所表見

雲谷雜記曰韓朝宗思復之子也其平生無顯顯可見
之迹惟喜拔後進爲荊州長史日李白上書有生不願
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之語因是韓荊州之名藉
藉至今豈非平生喜士之力歟

愚按柳子厚先友記曰韓會字朝宗昌黎人善

新義錄

卷二十一

臣

七

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又
王元美世說新語補云韓朝宗爲山南採訪謂孟浩然
深嫻詩律因入秦挾與俱行浩然有故人至劇飲歡甚
不肯赴據此則朝宗固好士且以文章名一時雜記以
爲無可見之迹殊爲失考

李白非山東隴西人

書目提要曰舊唐書李白傳稱山東人新唐書則作隴
西成紀人攷杜甫作崔端薛復筵醉歌有近來海內爲
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句丹鉛錄據魏顓李翰林集序
有世號爲李東山之文謂杜集傳寫誤倒其字似乎有
理然元稹作杜甫墓誌亦稱與山東人李白其文鑿然

如倒之作東山人則語不成文又不得以魏序爲解檢
白集寄東魯二子詩有我家寄東魯句顥序亦稱合於
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蓋居山東頗久故人亦以是稱
之實則非其本籍舊書誤也至於隴西成紀乃唐時李
氏以郡望通稱故史通因習篇自註曰近代史爲王氏
傳云瑯邪臨沂人爲李氏傳云隴西成紀人非惟王李
二族久離本郡亦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是魏晉以前舊
名今勘驗唐書地志果如所說則宋祁等因襲舊文亦
不足據惟李陽冰序稱涼武昭王暉之後謫居條支神
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
入夢顥序稱白本隴西乃因家於緜身旣生蜀云云則
白爲蜀人具有確證二史所書皆非實也

李白救郭子儀之事未足信

甌北詩話曰李白救郭子儀及坐承王璘事得子儀救
解此見樂史序中謂白有知鑿客并州時識汾陽王於
行伍爲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及白坐承王璘事子儀請
以己官爵贖其罪上許之而免誅云新唐書本傳亦載
之然太白集中無一字與子儀往來者當其繫獄時以

詩上崔渙宋若思求雪如果有德於子儀豈無一字乞
援卽道遠不相及而子儀救釋之後何又無一字述其
恩記其事則此事之有無未可信也集中有贈郭將軍
一首云將軍少年出武威入掌銀臺護紫微此又非子
儀履歷當另是一人按樂序本裴敬墓碑碑撰於會昌
三年距公歿時不遠見聞必確若
謂無一字述因叔向不見祁奚公豈必有詩上汾陽乎
又草答蠻書見李全白碣記全白爲公所知說必不妄

李白從永王璘非逆

東坡記太白碑謂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
之狂肆寢陋雖庸夫亦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充

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余按
白謫夜郎時有詩云夜半水軍來迫脅上樓船辭官不
受賞翻謫夜郎天坡公意蓋本此近閱朱一是論云明
皇以承王爲江南節度穎王爲劍南節度盛王爲淮南
節度支庶悉領大藩故姦人無割據之心安史旣殲海
內遂大定而無他變其議創於房琯時安祿山聞之大
驚而賀蘭進明卽以此譖琯肅宗罷琯機務出爲節度
當時肅宗之惡琯卽忌諸王之本意也忌之而遂誣永
王璘以反誣白以逆璘且不能自明何有於白哉嗚呼

均爲明皇之子均戮力於社稷李泌從肅宗則爲戡亂之名佐李白從永王則爲黨逆之累臣忠智之士幸不幸殊焉觀此白從永王璘不得爲非矣

李白從永王璘可議

甌北詩話曰太白避安祿山之亂南奔江左後爲永王璘招入幕中坐累得罪之事就其詩核之亦有可得其次第者扶風豪士歌云洛陽三月飛胡沙白骨相撐如亂麻我亦東奔向吳國來辭扶風豪士家核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十二月陷洛陽其日三月則十五載

新義錄

卷二十

廿

千

之春自洛陽南奔也猛虎行竄身南國避胡塵之下卽云昨日方爲宣城客是南奔先至宣城也又有亂後將避地剡中贈崔宣城詩則至宣城後本欲人剡然贈王判官云大盜割鴻溝如風埽秋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則入剡未果卽往廬山也後有贈江夏太守詩自敘被永王璘招致入幕之事云半夜水軍來迫脅上樓船是璘至尋陽始招致之而舊唐書謂白謁見璘於宣城者非也太白本學縱橫術以功名自許其從璘正欲藉以立功故所作永王東巡歌第二首云但用東山謝

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已隱然以謝安自許是時璘未
有異志及見所至富饒始有窺江左意然猶未敢顯言
太白固未知之故第五首云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
王遠道來方美其能勤王末章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
入長安到日邊猶望其成功入京奏凱也卽所云雲夢
開朱邸金陵作小山小山朱邸亦是藩王之事且在水
軍宴與幕府諸公詩云願與四座公靜談金匱篇所冀
旄頭滅功成追魯連亦正以討賊爲志也然則謂太白
有從亂之意固不待辨也獨是璘初未顯言及採訪使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三

李希言平牒璘乃借端發怒使渾惟明襲希言李廣琛
趨廣陵則已顯然爲逆詩中有王出三山核五湖之句
是已隨璘自金陵東下豈猶不知其悖逆直至璘敗丹
陽始奔逃耶蓋已入璘軍中前後左右莫非璘兵遂不
能自脫必至敗亂時始可得閒逃出耳然其南奔詩云
主將動讒疑王師忽離畔賓御如浮雲從風各消散似
反謂李廣琛等之反正歸國者爲離畔其愚亦甚矣且
其自洛陽南奔詩有云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
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畧來投漂母作主人又云蕭曹曾

作沛中吏攀龍附鳳會有時是直欲因亂而圖風雲際
會且永王東巡歌內有云我王戰艦輕秦漢御似文皇
欲渡遼則竟以太宗比璘其語言亦太不檢矣以太宗
比璘極
言東巡有功豈推爲天子歌又云更喜賢王遠道來可
見南奔詩蕭士贊斥爲僞作不然敗後尙肯存逆詩乎
張巡許遠無殺妾殺奴事

浪跡續談曰唐書言張巡守睢陽括城中老幼凡食三
萬口又殺愛妾饗士許遠亦有殺奴哺卒事嘗疑張許
名將何至殘忍如此偶閱摭青雜說云紹興辛巳冬有
何兼資者領軍至六合夜見軍馬自西北來遂隱蘆荻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三
中間一人言荻林中有生人知爲鬼兵乃免胄出拜問
神號答曰某唐張巡指對坐者曰此許遠指下坐者曰
此雷萬春此南霽雲兼資少亦讀書因再拜頂禮曰史
言大王守城凡食三萬餘人果然否張曰有之而實不
然所食者已死之人非殺生人也又曰史言張大王殺
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不知果否張曰非殺也妾見孤城
危逼勢不能保欲學虞姬綠珠之效死故自刎許大王
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士卒之心
耳兼資見雷萬春面止一疤因拜問曰史言將軍面著

六箭而一疤何也雷曰當時六箭五著兜鍪人人相傳謂吾面著六箭不動吾亦當之庶揚聲以威之耳此事雖未足深信然問答數語頗中情理足與史傳相參

睢陽殉節尙有姚閻

廿一史劄記曰睢陽之難張巡許遠固千古共知其次則南霽雲雷萬春尙在人口而不知殉難者尙有姚閻也閻本姚崇之從孫與巡遠同守據舊書本紀云尹子奇陷睢陽害張巡姚閻許遠是閻尙叙在遠之上新書本紀云安慶緒陷睢陽太守許遠張巡鄆州刺史姚閻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重

左金吾衛將軍南霽雲皆死之是本紀皆有閻也卽新舊書巡傳內亦稱與閻同被執見殺遠傳內又稱與閻同守經年巡遠傳後又皆有閻傳未死之前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閻吏部郎中旣死之後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閻潞州大都督是三人者同守城同殉難同加官同贈卹無一不同而今但傳巡遠二人閻則莫有舉其姓氏者豈所謂幸不幸耶按巡遠並傳本始於韓愈而新書巡遠傳末謂睢陽人至今祠享號雙廟云則稱巡遠爲雙忠而不及閻者自唐已然或

守城之功稍遜故耶然既同死於守城而身後名迥異
未免向隅故特表而出之

校新唐書忠義列傳姚閻與張巡許遠南霽雲皆畫像續

圖凌煙閣按巡遣南雷二將敗賊甯陵時尙有別將二十五

人石承平李辭陸元鎮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馬日

升張維清廉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

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顏

見新書巡傳餘四人失名

後皆

死巡之難則巡死時同被戮之三十六人中石承平等

亦皆在內今旣尙有姓名在巡傳則巡遠廟內應增祀

閻在正位又增祀石承平等在從祀班也

校西湖游覽志載東平忠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雷

靖王廟在秀義坊內以奉唐將張巡許遠南霽雲姚閻雷萬春者廟建於宋建炎二年是南渡初姚閻已與張許同祀矣又宋汪應辰昭烈廟記張王諱扑滑人與南霽雲同乞師同斷指同殉節史佚姓名當是四人之一

郭子儀與李光弼不合

隨園隨筆曰李郭同爲牙門都將兩不相能同盤飲食
不交一言及汾陽代安思順光弼在麾下請死等語新
書不載兩人本傳而著於高麗傳贊中

郭子儀二十四考中書之疑

疑耀曰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余嘗疑之汾陽以天寶
八載始爲左衛大將軍至德宗建中二年卒於官壽八

十五其在事僅三十有五年耳及爲中書令乃德宗卽位建中元年也是爲中書令未滿二年安得有二十四考耶今汾陽傳明言以身係安危二十年校中書考二十有四此何謂也按唐書元宗二十五年詔考課官人三年一奏永爲定式若作考課之考三年一考二十四考則爲七十二年是汾陽十三歲卽入仕矣又閱唐考功令百司之長歲較其屬有二十四最疑二十四考卽二十四最然汾陽未嘗爲人屬吏且史明言校中書其非二十四最可知余臆斷之汾陽有大功與諸臣不同

新義錄

卷二十一 臣

七

豈其或行師或出鎮每有一功卽爲一考耶其云校中書考者亦每一考卽紀錄於中書省云耳非以居中書而考也

郭子儀窮奢極欲有深意

方正學曰子儀之賢宜若有特立絕俗之行而史氏謂其窮奢極慾而人不之非論者尤史氏之妄以爲子儀必不至此而不知子儀所以爲智也提大將之節奪海內於羣盜之手而歸之唐威聲震乎夷狄功德加乎羣臣此中主之所不能無疑者況肅代之陋狹德宗之猜

忌乎子儀以爲使己見疑於君陷吾君有殺功臣之名
不若少徇眾人之迹以自污使君臣兩全而已獨受奢
欲之名之爲愈也故其事雖類乎眾人之爲而其心實
在乎安國家利社稷使巧佞之徒知己之不足疑而其
君釋然不復知其爲所忌其深慮遠計逸乎不可及非
真有意於奢慾也明矣

李鄴侯功業不真

舊唐書載李泌請開廬山瑟瑟殿爲左道與王嶼黎幹
同傳新書雖加褒許而北伐之謀保儲之諫辨建甯之

新義錄

卷二十一

臣

美

冤保李晟馬燧之功亦未編入且言德宗晚好鬼道乃
得見用自溫公作通鑑始取李蔡家傳大爲闡揚然洪
景盧謂有子孫追述先德叙家世如李蔡鄴侯傳隱己
之惡攘人之善實多溢美豈鄴侯之功業亦未盡然與
顧當時議論不及或必有爲也

鄴侯好言神仙之誣

史稱李泌好言神仙詭誕爲時所輕此誤也予謂泌一
生踪跡極似子房其好言神仙亦子房之辟穀耳非真
溺於彼教也攷泌歷事四君未嘗以神仙詭誕之說進

德宗欲立白起廟泌曰國將興聽於人立廟祈禱將長
巫風由是觀之泌何嘗好鬼道乎新書謂其謀事近忠
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爲有唐一代異人近之云者
蓋亦未能深知鄭侯耳

韋皋非純臣

十七史商榷曰新唐書韋皋傳皋爲劍南節度使歷敘
皋戰功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
褒賜之史又言王叔文干政皋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
曰公使私於君請盡領劍南則惟君之報不然惟君之

新義錄

卷二十一

臣

七

怨叔文怒欲斬闢闢遁去皋卽上表請太子監國又上
牋太子暴叔文叵之姦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遂受
禪因投殛姦黨愚謂皋雖有功位已極矣地已廣矣又
欲盡領劍南何其貪也始知叔文專權則私請之鄙甚
後知其孤立爲中人所惡則乘間傾之險甚表請監國
豈爲國乎臧其不許闢請耳皋以闢爲腹心闢之亂皋
實啟之且在蜀侈橫斂財又務私其民以市恩其於叔
文干請擠陷反覆傾危真小人之尤靈宗隱德皋之首
請監國又上箋勸進死後稱之爲純臣豈公論乎

校黃休復

功亭客話謂唐憲宗疑來有異志陰遣僧行勤誘之
餌丹至貞元二十年丹毒發而死新舊書皆不載

史詠杜黃裳

袁了凡曰杜黃裳傳稱裳頗通餽謝無潔白名卒後御
史劾其納郇甯節度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子杜載辭
服則裳於行己大節已不修矣偶見唐人幽間鼓吹載
李師古跋扈憚黃裳爲相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遣
車一乘俟於門累日有綠輿白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藍
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抑其謀終
身不敢失節若然則杜公清儉之德內行於深閨外諭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夫

於強濟蓋庶幾乎誠而動矣又何無潔白之稱哉且當
子壻王叔文用事而處之悠然不羣不黨其立節如是
真宰相矣

裴晉公不討弑君之賊

范華陽曰裴度位爲宰相安危所繫君弑不討賊

宦官劉克

明弑敬宗

君立不預謀二日之間宦者三易主而不關宰相

唐之紀綱於是大壞以度之勳德處之猶如此況不賢
者乎

李德裕聞命驚喜之誣

困學紀聞曰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悰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命驚喜泣下胡致堂謂德裕豈有是哉杜悰李宗閔之黨故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掇取之以文饒爲人大概觀焉無此事必矣此事出張固所撰幽閑鼓吹雜說不足信也

核德裕功名之士未必不聞命驚喜但未必對杜悰言之卽言之亦英雄本色也

牛李立黨非李德裕牛僧孺

趙甌北曰唐時牛李之黨論者皆謂牛僧孺李德裕互相仇怨各植私黨也然唐書傳贊云僧孺宗閔旣當國排擊所憎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則當時所云牛李乃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完

謂牛僧孺及李宗閔而非德裕也李德裕傳始李吉甫爲相牛僧孺李宗閔對策病詆當路吉甫訴於上考官皆得罪德裕則吉甫子也宗閔僧孺之怨德裕始此李宗閔傳錢徽知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德裕自上以爲今年取士不公宗閔坐貶由是嫌忌益深是猶李與李相怨耳及裴度薦德裕可相而宗閔先已當國慮德裕繼入遂引僧孺同秉政由是僧孺德宗閔而與德裕爲難是僧孺之仇德裕本由於附宗閔此卽所謂牛李者也楊汝士傳汝士爲虞卿弟牛李待之甚厚益可見牛

李之李乃宗閔而非德裕矣若以李爲德裕則留孺德裕方相仇乃又俱善待汝士乎通鑑德裕出爲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己而引牛僧孺爲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此李又指逢吉然亦謂德裕之怨逢吉僧孺也

李義山有風節

陸祁孫曰嘗論李義山人品甚高後世但以豔才目之可歎也唐文宗太和二年親試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宦寺之禍考官馮宿賈餗龐嚴雖皆歎服不敢取也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辛

後李郃自愧登科上疏請回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諫官御史有欲論奏者復爲宰相裴度韋處厚竇易直所抑裴韋二公之意殆正所以全之耶然蕡旣不得仕於朝郃亦無敢薦引者當時避禍蔽賢之習蓋可見矣及蕡貶柳州司戶義山獨以詩餞其終也屢爲詩哭之一則曰上帝深宮閉九關再則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爲聞曾無語言賈禰之慮今之君子偶著一文賦一詩反復校勘懼有觸諱則不如不爲之愈矣

皮日休無陷賊事

書目提要曰皮子文藪十卷唐皮日休撰日休官太常博士唐書稱其降於黃巢後爲所害尹洙河南集有大理寺丞皮子哀墓誌則稱日休避廣明之難奔錢氏子光業爲吳越丞相生璨爲元帥判官子良卽璨之子陸游老學菴筆記亦據皮光業碑以爲日休終於吳越並無陷賊之事皆與史全異未知果誰是也今觀集中書序論辨諸作亦多能原本經術其請孟子立學科請韓愈配饗太學二書在唐人尤爲卓識不得僅以詞章目之也

按南部新書亦載日休令終無從賊事惟賈似道悅生隨抄記黃巢令日休作讖詞云欲知聖人姓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三

田八十二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以爲議已遂殺之夫似道言豈足信耶

韓偓爲唐末完人

書目提要曰韓內翰別集一卷唐韓偓撰偓登龍紀元年進士第昭宗時官至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忤朱全忠貶濮州司馬再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故官偓惡全忠逆節不肯入朝避地入閩依王審知以卒偓爲學士時內預祕謀外爭國是屢觸逆臣之鋒死生患難百折不渝晚節亦管甯之流亞實爲唐末完人其詩雖局於風氣渾厚不及前人而忠憤之氣時時

溢於語外性情既摯風骨自邁慷慨激昂迥異當時靡靡之響其在晚唐亦可謂文筆之鳴鳳矣

李後主之死由於徐鉉

十國春秋載南唐徐鉉博學工隸書與弟錯齊名時稱二徐宋師圍金陵後主遣鉉求和時宋令贊將兵十餘萬來援後主欲止之鉉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援兵爾奈何止之後主曰方求和解而復決戰豈利於汝鉉曰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置之度外可也後主泣下及見宋太祖反覆辨論詞氣愈壯後隨後主歸宋太祖責之詞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三

甚厲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太祖曰忠臣也則其人實非畏死者又載後奉勅與湯悅同撰江南錄至於南唐亡國之際不言其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後主薨太宗命撰碑文鉉請存故主之義其警句云東鄰構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鄰婦之詞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之稱歎不已則其不忘故國又不僅詞章之工也惟載太宗命鉉謁後主後主長吁曰當時悔殺卻潘佑鉉無語辭出有旨詢後主何言鉉具言其事太宗諭之又聞其

故國不堪回首之詞加怒焉遂令秦王移具過飲賜以
牽機藥而歿蓋太宗於諸降王多不能相容而後主之
禍則鉉一見啟之也云云余按釣磯立談載鉉與潘佑
不協後主言不當殺佑適觸鉉之忌心故不對後主而
竟言之於太宗則後主之死鉉不得辭其罪矣

王伯厚詆杜荀鶴太過

以下補

困學紀聞論羅昭諫說錢鏐舉兵討梁其忠義可見視
奴事朱溫之杜荀鶴猶之糞土嘗疑其詆荀鶴過當方
樸山謂王伯厚以昭諫自況然則其詆荀鶴亦憤當時

新義錄

卷二十

五

三

之降元者耳按舊五代史杜荀鶴傳既擢第復還舊山
唐詩紀事亦謂荀鶴擢第時危勢晏復還舊山則其蹤
迹頗高史又載田頔在宣州甚重之頔將起兵乃陰令
以牋問至按頔爲楊行密將其起兵乃反正也荀鶴以
牋問至乃歸唐也則其舉動甚正史又載梁祖以其才
表之尋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則其官乃受之於唐
也史謂其授官後丁重疾旬日而卒晁氏讀書志辛氏
唐才子傳均謂卒於天祐元年則其身固未嘗事梁也
且其詩自題唐風集此亦心在唐室之確證舊史雖列

於梁書列傳末然與羅隱同列則與宋史周三臣傳同

一例 御選全唐詩 欽定四庫書目提要皆列爲唐

人又與提要改徐幹爲漢人同一例也 幹沒四年魏乃篡漢荀鶴沒三

年朱溫始篡唐洛陽搢紳舊聞記載梁祖令荀鶴賦無雲而雨

詩有若教陰翳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之句王伯厚

論其奴事朱溫當因此事按荀鶴以大順二年擢進士

舊聞記以賦此詩在擢進士後唐才子傳以因此詩送

春官登科愚謂兩說皆誤也考朱溫封梁王在天復元

年荀鶴擢進士時方爲東平王詩中安得有梁王語其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語

賦此詩當在爲田頴以牋問來朝時是時朱溫克僖益

張天子見之尙如芒刺在背荀鶴以孤介小臣奉使內

附賦詩稱頌正爲合宜必欲譏諷權姦激之生怒既覆

國事又喪其身究何爲哉惟唐詩紀事讀書志皆謂荀

鶴恃太祖之勢侮易搢紳眾怒欲殺之而未及是則倚

勢凌人誠不免文人浮薄之習故生前幾殺其身沒後

亦不免謗議也又考玉茗堂談薈載荀鶴舉進士第一

讀書志唐詩紀事以爲第二唐才子傳以爲第八引王

希羽獻荀鶴詩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於第八枝爲

證似較有據安徹通志載荀鶴登大順二年裴贄榜據唐才子傳裴贄乃是年放榜官非舉進士第一者也

張承業不忠於唐

王船山曰張承業之忠忠於沙陀耳或曰唐之遺忠豈定論哉李存勖得傳國寶將稱帝承業亟諫止之欲其滅朱氏求唐後復立之削平吳蜀則天下自歸雖高祖太宗復生不敢復居其上以立萬世之基此其以曹操劉裕處存勖而使長有天下也明甚豈果有存唐復辟之心乎使能求唐後以立耶則朱溫篡奪之日可早立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誨

以收人心承業噤不一語而必待朱氏既滅之後此則何心惡莫大於弑君而篡國次之若故主已亡乘天下無君以自立則抑可從末滅矣使存勖滅逆賊定天下而退守臣服洵忠臣之效也存勖即不然而承業以此爲志功雖不就自不損其孤忠乃承業不然陽奉李氏爲沙陀欺天下之罔藉令果如其言朱氏滅吳蜀平然後脅贄疣之君奉神器以歸已爲之君者柔懦而安於亡則如晉恭帝之欣然執筆而終不免於鳩如其挾不平以圖存則成濟之刃且剗其胸幸存勖不從其策猶

得免於篡弒之元惡而李氏之苗裔不致如元魏宇文之赤族飾虛名以伏隱慝猶且謂承業之忠於唐也導天下以僞而賊仁義必斯言也夫

按是論有關名教爲人臣者不可不知然

以是責承業未免失之於苛

雷萬春爲巫山縣人

段氏玉裁曰昌黎張中丞傳後序云李翰所爲張巡傳所恨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新唐書雷傳有面著六矢不動之語其事大奇又云雷萬春者不詳所來余嘗宰巫山巫山縣志古古相傳本也有云雷

新義錄

卷二十

臣

姜

萬春生縣之跳石間之鄉民耆老皆云然皆以縣生此人爲榮是可補史缺矣大江經縣城之南東下縣境地名石者三曰跳石曰青石曰疲石疲石見陸務觀入蜀記今土人呼培石余謂三石皆附峽中大山石者氏音之轉說文云巴蜀謂山岸脅之自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聞數百里音譌乃爲石新唐書記唐於巡遠南霽雲恩命備至萬春固在唐不著韓公議李翰不載雷萬春事首尾烏呼一語而萬春榮於華哀過於累牘紀載矣有道而文者其可輕視也哉

